

兩漢刊誤補遺



兩漢刊誤補遺卷三

宋

吳

仁

傑

撰

前元年一

蓼侯孔叅侯狀云以執盾前元年從起碭師古曰前元年謂初起之年卽秦胡亥元年後皆類此仁傑曰漢紀二年沛公將碭郡兵西灌嬰以中涓從按嬰侯狀從起碭與孔叅同則前元年謂胡亥之二年非元年也是歲後九月楚懷王以沛公爲碭郡長封武安侯方高祖之起沛父老迎以爲令耳徒以楚制故稱公至是封武安

然後始有封爵列于諸侯以始封之歲稱元年固其所也其後王漢中乃復以至霸上之年為漢元年故謂胡亥二年為前元年者所以別漢元年也顏說以初起為元年按初起在胡亥元年九月史記本紀止載攻方與一事而月表及漢書又以此事書于明年十月凡孔叅以下十一人所從起之地皆不在此年

前元年二

侯狀載前元年從起者孔叅之外都昌侯朱軫以舍人從起沛厭次侯爰類以慎將從起留

案是書因避宋孝宗諱凡慎字皆作

謹此慎將今依漢書原文改正棘蒲侯陳武以將軍將卒二千五百人

起薛費侯陳賀以舍人河陽侯陳涓以卒芒侯彤跂以門尉棘丘侯襄以隊史皆從起碭陽夏侯陳豨以特將從起宛胸阿侯郭亭以連敖鹵侯張平以中尉皆從起單父所云從起沛者非初起之日蓋胡亥二年端月攻豐不能取而沛公以病還沛時也從起留者謂是月收兵聚留時也起薛者謂是月項梁渡淮武以兵屬梁也從起碭者謂二月拔碭收兵得五六千人時也從起宛胸者謂七月屠城陽之時城陽宛胸皆屬濟陰故也從

起單父者亦在是年取宛胸之後周勃傳云襲取宛胸得單父令是也凡此皆胡亥之二年乃知前元年非胡亥元年明甚

前元年三

史記秦楚之際月表秦二世元年九月沛公初起索隱曰凡十四月懷王封沛公爲武安侯仁傑按沛公之十月月則二世二年後之九月也是月懷王封沛公爲武安侯表當以是歲書武安侯元年可也乃復以月累之至二十七月而書漢元年二十九月而書正月初不載

前元年事獨于功臣表言之意此爲當時諸臣伐闕本語以別武安之元與漢元年者也漢紀于胡亥二年書沛公二年于胡亥三年書沛公三年于明年十月書漢元年與表不協又于胡亥元年不書沛公元年皆缺誤也

前三年

表載汁防侯雍齒以趙將前三年從定諸侯仁傑按表以胡亥二年爲前元年胡亥三年爲前一年至是年九月子嬰卽位月表于十月已書漢元年則武安有元年

二年而無所謂前二年者意齒侯狀所云亦當時伐閱本語謂未王漢以前十月至十二月爲前三年耳月表于十月書漢元年自是史家追書

搏拚

安丘侯坐搏拚爲城旦師古曰搏拚謂擊襲人而奪其物也搏字或作博六博也拚意錢之屬也又貨殖傳掘冢博掩犯姦成富顏注同上仁傑按潛夫論今人奢衣服侈飲食或以游博持掩爲事則搏當作博顏注謂戲而賭取財物此說是也或疑史以博掩與掘冢并言之

郭解傳亦云作姦剽攻鑄錢掘冢則擊襲之義爲長按貨殖傳所云非發丘抔土之謂亦博戲之一名耳事固有名齊而實不同者洪慶善論韓文公詩棊槩以相娛引唐人冢子地掘槩之句爲證得非掘冢之遺戲乎不然斯盜而已何名爲貨殖哉其言犯姦成富蓋漢制博戲犯令則充徒役元鼎中初嚴此禁命曰株送徒列侯坐此爲城旦者卽侯樊侯安丘凡三人王符言游博卽用莊周書所謂博塞以游者又具之浮侈篇決非剽攻類也搏拚本漢人語符漢人宜得其實

亞谷

亞谷簡侯盧綰傳作惡谷避暑錄云有獲周惡夫印者
劉原父曰此漢條侯印也古亞惡二字通用史記亞谷
侯漢書作惡谷葉左丞因疑條侯名作亞父之亞音未
必然春秋衛有醜夫蓋古人命名亦多以惡名者安知
亞夫不爲惡夫也仁傑按書大傳武王升舟入水鐘鼓
惡觀臺惡將舟惡宗廟惡鄭康成謂惡爲亞則惡夫正
應與亞父之亞一音耳然水經櫟陽縣漢丞相周勃冢
北有弱夫冢惡弱名復相類所未詳也

相國

百官表序高帝置一丞相更名相國表載元年蕭何爲
丞相九年遷爲相國仁傑按何本傳使使拜丞相爲相
國蓋自丞相遷相國也史記秦惠王以張儀爲相秦初
但有相耳至武王二年初置丞相以樗里疾甘茂爲左
右丞相是相之外復置此員其後莊襄王以呂不韋爲
丞相太子政立尊之爲相國則丞相之上自有相國非
丞相卽相國也應劭釋丞相曰丞者承也春秋傳楚使
公孫寧帥師請承杜預曰承佐也秦漢以來凡設官而

置佐必曰丞然則丞相以丞名非以其佐相國耶表謂其佐天子雖于義為通而設官之意則有在也昔伊尹相湯仲虺為左相崔子相齊慶封為左相楚公子午為令尹公子罷戎為右尹左相之于相右尹之于令尹則左右丞相之于相國也相國為百僚之長而丞相特佐助相國焉耳通鑑載是歲更以丞相何為相國是殆因表序之誤按何自丞相遷相國不得謂之更若孝惠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曹參為齊丞相于此用更字則宜

御史丞史

百官表御史大夫更名大司空祿比丞相置長史如中丞官職如故刊誤曰多一如字仁傑曰此言是也表稱御史大夫有兩丞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十五人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按量錯為御史大夫謂丞史云云如淳曰丞史丞及史也表載丞不載史漢紀始有之一曰中丞外督部刺史一曰內史掌秘書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然則表有缺文者矣督部刺史下當云一曰內史內領侍御史今

缺四字置長史下當云省內史中丞官職如故今缺三字衍一字不然有兩丞而止著其一兩丞之外復置長史非缺則贅其義安在

驥粟

驥粟都尉服虔曰音菟狩之菟菟索也仁傑按武帝永年悔征伐之事封丞相為富民侯下詔曰方今之務在

于力農乃以趙過為驥粟都尉

案漢書百官表有驥粟都尉食貨志作搜粟都

尉刊本岐異據此則搜字之誤無疑

使教田太常三輔帝之所以用過者

其指如此若以索粟名官是與摸金之號何以異哉以

字書攷之駙驥胡馬名貢禹言殿馬食粟將萬匹杜子

美詩國馬竭粟豆自汙其下云漢有太常三輔粟豆乃

知所謂驥粟者以其職掌太常三輔食馬之粟耳故過

代田之法首行于此至昭帝元鳳中省乘輿馬及苑馬

以三輔太常穀減賈令得以叔粟當賦蓋國馬既省粟

豆無所用則賈自減穀賈減則傷農故使得以當賦錢

云

京兆

右內史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張晏曰地絕高曰京師

古曰京大也兆者衆數言大衆所在蔡邕云天子所都曰京師京水也地下之衆者莫過于水仁傑按顏蔡之說本于公羊傳所謂天子所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者其究爲不然京者地名師都邑之稱如洛邑爲洛師是也周自公劉居豳其詩曰于豳斯館又曰于京斯依又曰京師之野則京者豳土之別名公劉之世已稱京師矣非必天子所居而後以是爲言其後周雖屢遷而都邑之稱不改其舊曰京師京周京室周京鎬京此與陶唐亳商同義頌曰商邑翼翼毛公謂商邑爲京師借周

爲喻猶未害理至漢紀載匡衡疏引韓詩之文乃云京邑翼翼是以周都而名商邑也其可哉

張廷尉一

文帝三年張釋之爲廷尉通鑑于文帝前三年書是歲釋之爲廷尉仁傑按本傳載釋之初用中郎將袁盎薦爲謁者盎爲中郎將諫徙淮南厲王事在六年又載釋之爲中郎將從行至霸陵按史記以芷陽鄉爲霸陵事在九年皆與表不合又本傳明言釋之事文帝十年不調自騎郎遷謁者又爲謁者僕射歷公車令中大夫中

郎將最後乃爲廷尉據此則釋之所歷歲月爲甚久其爲廷尉似是後三年表旣誤而通鑑亦失于訂正

張廷尉二

漢紀載釋之爲廷尉在十三年仁傑按釋之爲公車令劾太子梁王共車入朝不敬文帝子有兩梁王此謂孝王武也文帝十二年始徙王梁十四年入朝後元年二年比年入朝釋之之劾當在十四年以後是時方公車令耳其爲廷尉決不在十三年

山都侯一

釋之傳稱中尉條侯與梁相山都侯王恬開見釋之持議平結爲親友仁傑按亞夫爲中尉在後六年是時釋之固在廷尉若山都侯之卒乃在孝文前四年距釋之爲廷尉凡十六歲相去遠甚疑恬開以後四年卒史文脫一後字耳恬開卒于後四年則其同朝正釋之爲廷尉日也

山都侯二

或謂恬開與其子爲侯歲數年表紀之甚詳不應有誤是不然史記表文初脫一字以後四年爲四年後人不

知其脫字也遂改易歲數遷就其說疑年表恬開下書
五三二十當作五二十三其書五者恬開在高后朝爲
侯之歲書二十者恬開在文帝朝爲侯之歲又書三者
中黃在文帝朝嗣侯歲數也至班書年表不能攷正遂
總之云恬開八年薨以釋之傳推之其實二十五年然
後薨也不然則釋之傳誤書恬開姓名亦不可知二者
必有一謬

元愷一

古今人表倉舒隕數壽數大臨危降咎繇仲容叔達柏

奮仲堪叔獻季仲柏虎仲熊叔豹季熊禹禹垂朱斯柏
譽柏益龍夔仁傑按自倉舒至季熊卽左傳所謂八愷
八元者也自禹至夔卽書所謂九官者也杜氏解八愷
曰此垂益禹臯陶之倫八元曰此稷契朱虎熊羆之倫
然不能枚數其人以合左氏之數觀舜命九官之外有
及斯伯與朱虎熊羆古今傳注皆以及斯伯與爲二臣
朱虎熊羆爲二臣竊謂垂遜于及斯伯與益遜于朱虎
熊羆若均爲二臣史無異辭可也今于及斯伯與加暨
字于其間而朱虎熊羆則不然者蓋有謂也及斯爲二

人伯與爲一人故加暨字以別之如遜于稷契暨臯陶也朱虎熊羆爲四人故連文稱之如遜于夔龍也如此則及斯伯與朱虎熊羆爲七人合九官之數而爲十六此所謂八愷八元者也

元愷二

季熊師古曰卽傳所謂季狸者仁傑按熊當作羆以季狸爲季羆則熊羆爲兩人益昭昭矣意孟堅所見傳文與此小異又元愷均以相名而九官分職之外七人無所命者按史記舜以益爲虞益遜于朱虎熊羆舜曰往

矣汝諧遂以朱虎熊羆爲佐推此類言之則垂爲共工遜于及斯伯與此三人亦當爲垂之佐然書不載其事以其非九官之長在所略也安有才如元愷而不得盡用于舜世者哉

元愷三

表于十六相去庭堅而列咎繇去虎熊羆而列柏虎仲熊季羆蓋以庭堅爲臯陶字以柏虎仲熊季羆爲虎熊羆字也左傳臯陶庭堅杜氏謂庭堅爲臯陶字蓋出于此又水經載益字隤斨不知何以知之此外惟禹契二

人其字可攷傳稱便八愷主后土八元布五教禹在八愷之中以司空平水土契在八元之中以司徒敷五教二人實爲之首則倉舒伯奮爲禹契字矣大抵書所載禹臯陶棄契之類皆斥其名而傳所云倉舒隤鼓之類乃其字也表旣列倉舒以下十六人又列禹尙以下八人知庭堅柏虎仲熊季羆爲四人字則此八人者亦在元愷之數矣再列之何哉

羲和一

羲和斟灌斟尋師古曰羲和卽胤往征之者也二國卽

斟所滅也仁傑按國語堯復育重黎之後以至夏商又云黎之後有斟姓則知堯所命羲和卽重黎之後而斟灌斟尋卽胤所征羲和也書言羲和涵淫左傳言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書舉其官而傳舉其姓耳羲與和本二人其一爲斟灌其一爲斟尋表旣以羲和爲一又別列斟灌斟尋是有二誤

羲和一

地理志北海郡平壽應劭曰故斟尋禹後今斟城是也臣瓚曰斟尋在河南不在此周書度邑篇武王將因有

夏之居卽河南也師古曰應氏止言斟尋本禹後耳何預夏國之都乎仁傑按史伯曰黎爲高辛氏祝融其後八姓斟姓無後觀此卽二斟非禹後蓋黎之後也此誤由夏本紀云其後有斟尋氏斟氏故初因之瓚論斟尋在河南不在北海故引有夏之居卽河南爲據顏氏乃曰何預夏國之都豈未喻瓚意耶

義和三

壽光應劭曰古斟灌今灌亭是仁傑按水經云斟灌東郡灌是也原二斟故都蓋不一處應氏以爲在壽光平

壽按夏之遺臣靡奔有鬲氏杜征南謂今平原鬲縣平原與北海爲近則應說爲是瓚以爲在東郡東郡去河南爲近則瓚說亦是然則其歸奈何曰汲冢書有之太康居斟尋羿亦居之相居斟灌蓋太康失邦而奔斟尋相奔斟灌初斟尋故國在河南羿遣豨侯伐之乃棄國而保平壽此所爲斟尋有二城歟不然斟尋未滅羿安得而居之相之所居在東郡灌而北海復有灌亭亦類是也或謂汲冢書恐未足深據是不然其書言桀亦居斟尋按天問湯謀易旅何以厚之覆舟斟尋何道取之

則桀蓋居斟尋而為商人所取其言與汲冢書若符契然豈可謂誣也哉王逸注天問云少康滅斟尋洪慶善郎中云取斟尋者乃有扇澆天對云康復舊物尋焉保之覆舟喻易尚或艱之承逸之誤也今以汲冢書攷之天問所言斟尋自是湯伐桀事王逸柳子厚罔失之洪說亦未為得

義和四

表以義和為下中斟灌斟尋為下上仁傑按孟堅以仲康聲義和畔官之罪而二斟為澆所滅故皆列之下愚

此大誤也兩人蓋夏之忠臣黨于太康與相者何名為愚哉坡公肩征傳云羿逐太康立仲康而羿為政則太康失國之後至少康祀夏之前此羿專政之年如曹操司馬仲達也義和貳于羿而忠于夏故羿假仲康之命征之公言當矣按義和官次當在天子之都今日畔官離次者蓋二人國邑在灌與尋太康父子失國而往依之羿泥兩世所以伐二斟不置者正以太康相在焉耳羿雖伐夏而傳不言夏滅至二斟亡然後書曰滅夏后相二斟之為國其有夏存亡之所係乎

義和五

義和之忠于夏坡公辨之其事甚白葉左丞書傳曰學者疑義和不附羿而誅之以敘書者令胤往征爲證至孔子刪而列之經則不言其義仁傑按歐陽公論五代史不僞梁之旨以爲春秋不誅絕大惡之君者惟不沒其實以著其罪使人知惡名之不可逃觀此則知胤征之書所以刪而列之經者固有爲而然也胤征作于羿之史官故其本序稱胤后承王命徂征此欺天下後世之辭如司馬氏討諸葛誕而假魏帝詔以爲恭行天罰

也孔子序言胤往征之此所以正羿專命之罪如春秋一字之貶也石林據承王命之文以明非自專者不知此出于羿之史官豈可謂爲實錄也哉

兩漢刊誤補遺卷三

兩漢刊誤補遺卷四

柏封

宋

吳

仁

傑

撰

表列柏封與羲和同在第八仁傑按天問帝降夷羿革
 孽夏民又云鳴珧利決封豨是射封豨謂伯封也左傳
 曰有仍氏生女黷而甚美后夔取之實生伯封又曰后
 緡逃歸有仍生少康焉然則帝相與后夔皆取有仍氏
 之女而少康伯封同自出也伯封之亡雖其貪恠忿類
 有以自取后羿所為滅之者亦以其黨于帝相而不附

己耶羿既獲伯封而用之以祭故天問繼之云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蓋伯封雖不肖而以羿威之則為非辜此帝之所以不若而羿不旋踵亦見烹于其臣歟
羿羿

表于第八列逢門子第九列羿浞羿師古曰羿有窮君也羿音五到切楚辭所謂澆者也仁傑按說文羿射官也陶唐夏后氏各有一羿孟氏書逢蒙學射于羿思天下惟羿為愈己而殺羿此堯時羿也寒浞虞羿于田殺而烹之此有窮后羿也二人俱嘗為射官又皆不得其

死故世或以為一人正自不然而羿亦非所謂澆者羿在禹稷之前與堯時羿並世澆則寒浞因有窮后羿之室而生者也書稱無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傲虐是作罔水行舟朋淫于家按此文上云丹朱傲下又云傲虐傲雖凶德一言足以盡之何至申言之乎陸德明音義于丹朱傲云字又作羿乃知丹朱羿為兩人名朋淫云者指此兩人言之南宮适言羿盪舟則罔水行舟之事是已羿在禹前故禹舉之以戒舜南宮适舉之亦先羿羿而後禹稷然則表于堯世當列一羿自于夏世列有

窮后羿堯世列慕次于羿而夏世列澆次于浞如此爲
允石林云南宮适言羿善射孟子言羿死于逢蒙特強
有力之人耳篡夏之事蓋無有出于野人之言如石林
之說是合兩羿爲一人且不悟有窮后羿之爲諸侯也
書言其距太康于河則豈特一強有力之人而止耶

太顛

太顛閔天散宜生南宮适師古曰太顛以下文王之四
友仁傑曰表于四友後又列師尚父此誤也太顛與師
尚父豈異人乎書大傳曰散宜生南宮适閔天學于太

公望遂見西伯昌于羨里故孔子曰文王得四臣丘亦
得四友鄭康成謂周公作君奭舉虢叔以下五人而不
及太公者太公教文王以大德周公謙不可以自比誤
與表同

五則

律歷志以冬智爲權夏禮爲衡秋義爲矩春仁爲規中
央土信爲繩仁傑按志言五則揆物有輕重圓方平直
且曰規矩相須準繩連體權衡合德而獨置準不論其
可哉今易之曰冬爲水水爲禮禮者齊齊者平故爲準

夏為火火為信信者誠誠者直故為繩秋為金金為義
義者成成者方故為矩春為木木為智智者動動者圓
故為規中央土于時為四季于五常為仁仁者容容者
重故為權而衡附焉李尋曰水為準平說文水準也準
一音水志言權本起于黃鍾之重而生規矩準繩天文
志亦以黃龍為權實居中宮然則以準為水權為土非
臆論也五常配五行之說仁傑已著之洪範辨中茲弗
復載

既生霸一

律歷志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顏注謂此今文
尚書孔穎達云漢世謂之逸書仁傑按朔後月明生而
魄死望後月明死而魄生故記日者日在朔後則以朏
與死魄先之日在望後則以望與生魄先之武成曰厥
四月哉生明繼之以丁未又繼之以庚戌最後乃言既
生魄魄與霸同孔傳以哉生明為四月三日丁未為十
九日庚戌為二十一日既生魄為十六日其先後失次
甚矣蓋既生魄至受命于周此十四字在丁未祀于周
廟之前當云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既生魄

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丁未祀于周廟先言既生魄而後繼之以丁未庚戌如此乃當于義不然反不若逸書之為有序也

既生霸二

乙巳旁之故武成篇曰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仁傑按自乙巳至庚戌是為六日書作丁未祀于周廟越三日庚戌自丁未至庚戌乃四日也孔穎達云召誥言越三日者皆從前至今為三日此從丁未數之則為四日三當為四由字積畫之誤隸續云丁未越三日庚

戌則是去了而不數處士嚴發碑云戊申朔五日癸丑者正用武成句法按此碑舍召誥之正理而從武成之之誤文亦漢人好奇之過

既生霸三

志言四月甲辰望則丁未為十八日庚戌為二十一日

與孔傳不同

案前篇言孔傳以丁未為十九日庚戌為二十一日既生魄為十六日其先後失次

攷漢志謂四月己丑朔是月甲辰望則甲辰乃十六日丁未乃十九日庚戌乃二十二日未嘗與孔傳不同惟謂乙巳旁之則是十七日非十六日耳此十八日二十一日云未審朔在己丑望不在十五日與漢志差一日其誤亦不可不辨仁傑按此志上文引武成篇粵若來二月既

死霸

案二月漢書作三月攷尚書孔穎達疏引志文亦作二月與此可並證其誤

粵五日甲

子咸劉商王紂孔傳以甲子為二月四日今逸書以為五日志據歷而言謂庚申二月朔四日癸亥如此則逸書所云是也逸書此一節書皆無之然攷書所載始言一月便繼之以四月始言于征伐商便繼之以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中間克討事蹟月日都不及之亦太疎略矣逸書二月甲子事雖未必本真豈尚得其彷彿耶

方明

誕資有牧方明如淳引覲禮方明事仁傑按儀禮諸侯覲于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便明者木也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立下黃此蓋明堂之制也鄭康成但以為會盟之儀夫明堂所以祀上帝及五帝而因以覲諸侯者也今知其為會盟之儀而不知其為明堂是知二五而不識十也明堂者以其加方明于其上壇而不屋故曰明堂宮謂墼土為墉而已荀卿書曰雖為之築明堂于塞外使治可矣楊倞注明堂壇也謂巡守至方嶽之

下會諸侯爲壇加方明于其上然則方明之爲明堂先
儒其知之矣觀禮一篇載明堂之制爲宮爲門爲壇高
深廣袤與夫神明之象圭幣之儀車旂之制諸侯及上
介之位天子祀方明拜日禮月祭天祭山丘陵祭川祭
地之禮莫不具備且其制簡而易行若舉而行之使天
下之人復見三代之盛禮豈不甚可喜仁傑紹興中嘗
以先人治命爲圖以獻今藏之秘府云

樂師

禮樂志殷紂云云樂官師瞽抱其器而犇散或適諸侯

或適河海師古曰論語云太師摯適齊云云少師陽摯
磬襄入于海云諸侯者追繫其地刊誤曰顏云追繫其
地是謂周以前未有齊楚秦蔡也不亦謬乎仁傑按地
名齊楚秦蔡雖商紂世固已有之但未爲國號爾然摯
于繚缺等實非商人史記禮書言仲尼沒後受業之徒
沈湮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用是攷之此八人者
蓋魯樂師嘗以雅樂受業于孔子者也故稱師摯之始
洋洋盈耳又語魯太師樂此太師摯也學琴于師襄此
擊磬襄也按股本紀紂世固嘗有太師少師抱樂器而

犇者矣然非摯與陽蓋太師疵少師彊也人表亦列此
二人于師摯八人之後然則志文言樂師犇散未為失
之第誤合兩事為一不當又云或適諸侯或適河海耳

方丘

禮樂志祭后土于汾陰澤中方丘也師古曰祭地以方
象地形仁傑按郊祀志祠官寬舒議親祠后土宜于澤
中園丘于是立后土祠于汾陰然則汾陰之祠實用園
丘今云方丘傳寫誤也封禪書曰天好陰祠之必于高
山之下時地貴陽祭之必于澤中園丘乃知汾陰之議

蓋有所祖學者但見周官書奏樂于園丘方丘以禮神
示謂園丘以象天園方丘以象地方于是改漢史之文
以從周官之制不知武帝祠汾陰之日周官書猶未出
也顏監依文解釋不以寬舒本議及八神之說攷訂其
誤通鑑元鼎四年載立后土祠于澤中園丘此為不失
其實案是篇舊列第八卷貨殖傳答
布篇後今依漢書次序移此

房中歌

安世房中歌十七章刊誤為區分之一章多或十句八
句少或六句四句未有用奇數者獨王侯秉德章一章

七句仁傑按既醉詩及下文安其所章皆用疊句此章當云王侯秉德其隣翼翼其隣翼翼顯明昭式書本脫誤今改定作八句又大海蕩蕩高賢愉愉刊誤曰依法當有蕩蕩愉愉字故定作大海蕩蕩章一章六句仁傑按大海蕩與大山崔相偶成文又安其所章亦云高賢愉樂民人注言有愉愉之德然則解蕩為蕩蕩愉為愉愉自是文勢如此恐只當用三字句讀之亦與下文叶今改定作八句

富媪

后土富媪張晏曰坤為母故稱媪刊誤曰言后土富媪者由漢以土德也仁傑曰媪當作媪字之誤也見賈誼新書按字書媪有兩義一曰烟媪天地合氣也一曰鬱煙也富媪以烟媪為義后土富媪昭明三光即新書天清澈地富媪物時孰之意晏謬說矣志載秦一壇三陔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此章言帝臨中壇繼之以青陽朱明西顛玄冥四章蓋祠五方帝所歌也師古以帝為天神刊誤以為天子皆與志不合此帝謂下方之帝月令中央土是也

媪神

惟泰元尊媪神蕃釐師古曰泰元天也媪神地也仁傑曰泰元媪神杲如顏說下文何爲復言經緯天地乎泰元者泰一也泰一與天地並而非天也志載天子祠三天一地一泰一又載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泰元神筴皇帝敬拜泰一又爲泰一鎗旗命曰靈旗故此章顛末有泰元及靈旗之文然則媪神字亦當作媪而以鬱煙爲義可也媪神者鬱煙以祀神東京賦所謂致高煙乎泰一是已禮祭天以煙爲歆神始祀泰一之禮同于

祀天故燎熏皇天臯搖泰一揚子雲以爲並稱云

鈔

禮樂志鈔四會員李奇曰疑是鼗韋昭曰鈔國名師古曰韋說是也鈔音姚仁傑按韋以鈔爲國名徧攷諸書不知所出說文但謂鈔爲田器世本垂作鈔莊周書鈔鑄于是乎始修詩序乃錢鑄又其鑄斯趙毛注謂錢爲鈔鈔與鑄相須爲用者故詩人言鑄必以是兼之疑古鈔趙通時所罷四會員楚巴齊蔡皆國名則鈔之爲趙理或近之或謂前已言邯鄲鼓員此不應駢出按前有

淮南鼓員後有楚四會員淮南故楚地其比也

仟伯

食貨志商君壞井田開仟伯師古曰仟伯田間之道也張晏曰商鞅開立仟伯令民各有常制仁傑曰晏說誤也仟伯開而井田壞正以無常制耳董仲舒曰商鞅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仟伯貧者無立錫之地故欲限民名田蓋爲是也按井田之制受之于公毋得粥賣故王制有田里不粥之文一夫所耕不出百畝故受田以此爲率二者之制所以使民力均一而無貧富之殊

至秦不然民田既得賣買又戰得甲首者益田宅五甲首而隸役五家兼井之患自是而起民田多者至以千畝爲畔少者乃以百畝爲畔無復限制而井田壞矣志又曰商賈亡農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師古曰仟謂千錢伯謂百錢按此亦田畝之仟伯耳蓋百畝之收不過百石千畝之收不過千石而商賈操奇贏取倍息其所入豈止百石千石之得哉過秦論起仟伯之中言其技起于隴畝正前所謂仟伯而史記索隱乃以爲千人百人

之長亦非也

明壟

食貨志趙過爲代田一畝三明師古曰明壟也仁傑按鄭氏注攷工記曰古者明遂之間通水又曰明上高土謂之伐其壟中曰明由是言之壟者明上高土明者壟中通水之道而非壟也顏于劉向傳忠臣雖在明畝釋云明者田中之溝也此以爲壟何哉疑有脫文當云明壟中溝也

上壽一

郊祀志天子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仁傑按兒寬傳議

巡守封禪之事上以問寬乃自制儀旣成拜寬爲御史大夫還登明堂寬上壽云云事在元封元年與志相應然此年祀太山用乙卯丙辰而寬上壽之辭乃云癸亥甲子則似可疑寬之言曰臣聞三代改制屬象相因間者聖統廢絕陛下發憤合指天地志載元封七年議改正朔寬與博士議云云與寬上壽辭大略相似議旣上乃改元太初然則以寬上壽爲元封之元年者非也臣瓚解武紀降坐明堂云泰山東北陞古時有明堂處蓋元封初元猶未有明堂故瓚以古明堂曲爲之解

上壽二

寬上壽之辭所舉當時事月日可以攷見大抵皆在元封二年以後如祖立明堂辟雍宗祀太一此謂作堂汶上祠泰一五帝于明堂也事在元封二年又曰六律五聲幽贊聖意神樂四合各有方象此謂立樂府協音律也事在太初元年又曰發社闔門以候景至癸亥宗祀日宣重光此謂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冬至前一夕也又曰上元甲子肅邕永享此謂甲子朔旦祀上帝于明堂也然則寬之上壽不在元封元年而在太初元年非

四月丙辰而實十一月甲子也通鑑亦誤書于元封改元之歲

南嶽

舜五月巡守至南嶽南嶽者衡山也禹遵之又曰上登禮灋之天柱山號曰南嶽師古曰武帝以天柱山爲南嶽郭景純注爾雅霍山云卽天柱山仁傑曰如志文及注所云是謂南嶽之稱在虞夏則衡在漢則霍也要其實不然虞夏所祠在霍非衡伏生虞傳曰中祀大交霍山鄭康成注謂五月南巡守所祭夏傳曰禹奠南方霍

山鄭注謂奠祭也然則天柱之爲南嶽非武帝創祠茲山特修虞夏之舊耳其後孝宣詔祠官歲祠肅宗巡守望祀亦皆在濳晉升平中何琦上疏曰五嶽惟濳之天柱在王略之內舊臺選百戶吏卒以奉其職中興之際常遣禱賽宜修舊典隋志方澤從祀有霍嶽蓋自虞夏訖隋南嶽之祠常在濳霍至唐始祠衡山爾太史公班孟堅及孔安國書傳皆注衡山者殆是祖述職方九州之鎮而云不知嶽與鎮固自有別也爾雅釋山首言五山之名江南衡河南嶽此蓋五方之鎮同于職方所載

者至後言五嶽則南曰霍西曰華而衡與太嶽不預焉故隋志從祀霍嶽華嶽之外又有衡鎮太嶽鎮最爲得禮也或謂衡山一名霍山斯又不然爾雅謂山大而高曰嵩大山宮小山曰霍二嶽正以是得名今天柱一峯介于衆山之間若小而獨高四望綿亙數百里皆大山相與環拱其下此豈他山所得而名者哉景純云衡山自別名岫嶽王彥賓攷訂弗審妄下雌黃謂濳霍因武帝憚遠始以爲南嶽爾雅當舉衡山而反舉霍山是以知此書非周公之作糝哉斯言也

昆侖

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爲復道上有樓名曰昆侖于
是作明堂汶上如帶圖仁傑按明堂者壇也司儀職曰
將會諸侯則命爲壇三成鄭康成曰成猶重也三重者
自下差之爲上等中等下等爾雅丘三成爲昆侖古之
所謂昆侖者蓋如此而公玉帶乃爲復道上有樓甚者
紛爭于堦闔戶牖之間與夫依倣象數之類不知古所
謂明堂者未始施屋室也書曰厥子乃弗肯堂矧肯室
蓋公玉帶之前堂未爲屋室之稱如玉堂殿止謂以玉

石爲基耳是後乃有畫堂至新莽遂改于未央前殿曰
玉路堂而名實自此舛矣

兩漢刊誤補遺卷四

